



画坛圣手吴湖帆

戴小京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画坛圣手吴湖帆

戴小京 著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吴
昊
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坛圣手吴湖帆 / 戴小京著. -- 上海 :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479-0350-6

I. ①画… II. ①戴… III. ①吴湖帆(1894~1968) -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8933号

画坛圣手吴湖帆

戴小京 著

责任编辑 王 彬

审 读 朱莘莘

装帧设计 王贝妮

技术编辑 钱勤毅

出版发行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 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online.sh.cn

设计制作 上海维翰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良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9×1194

印 张 4.5

印 次 2012年5月第一版 201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978-7-5479-0350-6

定 价 25.00元

目 录

前 言	6
小 引	8
壹 金色的艺术摇篮	10
贰 画学之舟起锚	18
叁 驻足海上画坛	28
肆 绿遍池塘草	46
伍 气度恢弘的一代宗师	52
陆 为伊消得人憔悴	64
柒 神州光复古鼎归	74
捌 霎时锦绣江山出	82
玖 千秋笔墨在人间	90
吴湖帆书画作品	97

前

言

吴湖帆的画，负海内外硕望，苍浑萧疏，不拘一格而空灵超逸，妙具化工，对之似读前人烟柳斜阳之什，濯涟净植之图，觉峦气葩芬，拂拂从十指间出，为之尘襟俱涤。

年来坊间出版了好多种记述画家的专书，如郑板桥、赵执叔、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等，都属图文并茂，风行一时。深惜对于吴湖帆，各报刊虽有一些介绍，可是东鳞西爪，看不到那茫洋穷乎玄间的统体。我友戴小京有鉴于此，凭他对于湖帆的探讨和研究，垂若干年之久，举凡湖帆的作品，十之七八，曾经过目；举凡与湖帆相交往的人士，遍谒咨询，写成札记，得五万余言；并不弃葑菲，请我有所增益，以收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之功。我和湖帆居同乡里，又复共砚于草桥学舍，是相契相知的，当然义不容辞。小京又谓：最近期间拟把这书付诸手民，请撰一前言以弁首。我初颇有难色，卒亦勉允其请了。

在画坛上，一致推崇湖帆的画，以气韵胜，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但我认为气韵尚得分之为二，气是笔之所施，而墨之所蓄，这个境界，仅仅是基本功而已，不难达到的。至于韵，那就非腹有诗书不可。积年累月，沉浸于葩骚汉魏三唐，涉猎于梦窗屯田的长短句，从恬吟密咏中，挹取其清晖芳泽，然后宣泄于尺缣丈幅，便具春云卷舒，游丝自袅之致，有不期然而然者。湖帆工倚声，有《联珠集》、《佞宋词痕》刊行，此韵之所从来，那就是基本功外的基本功，不是轻易可就的。在观画方面来谈，一般所谓悦目赏心，我亦认为悦目和赏心，也当一分为二，那数红滴翠，倾动炫转，那是取悦于一瞬，经不起一再的考验。画梅题句，前人不是有着“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么？千万和两三数字的差距有如此，那

难度之高，也就不言而喻的了。湖帆之画，既得骊龙之珠，复合延津之剑，举世能有几人。

湖帆画山水，我曾亲睹其挥毫，初以巨笔洒水纸上，稍干，乃以普通之笔蘸淡墨略加渲染，而云气潏然出岫迂绵，不可名状，不啻造化之权给他掌握了。他的画荷，叶叶花花，设色运墨，有全湿时为之，有半干时为之，有全干时为之，信手拈来，似不那么费力。在旁学他的，神情潜注，兀是跟不上他操作的变幻，未免有窥夫子的门墙，莫由深入夫子的堂奥之感。

也可以这样说，湖帆之所以为湖帆，具备三种条件：一、书画的兼擅；二、鉴别的高超；三、收藏的富赡。三者参互错综，交相为用，这也是世罕其匹的，因此徐邦达从赵叔孺、陆抑非从陈迦庵、杨石朗从贺天健，最后三人都叩吴氏梅景书屋之门，有如百川滔滔，朝宗溟海了。

这部《吴湖帆传》的问世，和湖帆历来所刊若干种的画集相表里。我自忘谫陋，谬抒芜见，以求正于海内大雅，给湖帆更隆崇的地位，这也许是戴小京和我抱着同一的愿望吧！

丁卯初秋郑逸梅撰于纸帐铜瓶室

时年九十有三

小

引

万峰深处，忆升平朝市、
往来诗侣。三十余年桑海幻，云
梦阴晴难数。古刹依然，危楼无
恙，几度经风雨。钟声隐隐，赚
人多少新句。

此地野鹤蹁跹，闲云自在，
何日携筇去。寂寂蒲团空影外，
一片梅花香浦。展卷题名，凭栏
话旧，小作溪山住。留连佳境，
几忘寻棹归路。

——吴湖帆《念奴娇》

苏州，旧称“吴门”，天秀所钟，东南胜迹。千古以降，这著名的文化古城孕育了无数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骄子。本文主人公——已故的画坛巨子吴湖帆（1894—1968），便是这群秀集萃的泱泱大国繁衍而至现代的一员。

岁月悠悠，物换星移；艺坛春秋，载沉载浮。

距离画家罹难浩劫，时光已流逝了四十多个年头。然而底沉于湍流的金粒，因为其自身内在的珍贵，愈受淘刷而倍显光华。今天，当人们研究艺术史时，特别是当人们探讨近百年来中国画的发展时，吴湖帆，这一骄傲的名字便伴随着他那些不朽的作品强烈地牵动起人们的情思。于是，透过现代艺术史的斑斓图像，人们仿佛重又领略了他那博综宏肆、睥睨千古的豪情，看见了他掉鞅画坛、于山水画领域高树盟帜的一代雄姿……

笔者生也晚，不及见先生之盛。因感其身世艺事，遂怀着拳拳景景的心情，走访了许多先生的故人和后人^①，并乘坐着他们扬起的追忆和思念的风帆，驶向那遥远的年代……

①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吴湖帆先生胞姐吴惠荃老太太、其姑表兄弟顾廷龙先生、内侄潘景郑先生、外甥朱梅邨先生、次子吴述欧先生及夫人，吴先生当年草桥学舍同窗叶圣陶先生、郑逸梅先生，“梅景书屋”弟子徐邦达先生、俞子才先生、黄秋甸先生、任书博先生、许兰台先生，以及方去疾先生、糜耕云先生、徐伯清先生、范初庵先生、王壮弘先生等人的支持和帮助。

1894年（农历七月初二日），正值震撼世界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吴湖帆诞生于苏州南仓桥一个累世簪缨之家。

翼燕——作为吴湖帆最初的得名——是具有深意的。因为时局艰难，国事陵替，这个江南望族便在他们后辈身上寄托了让他将来继承祖业、屏护边陲的厚望。^①待稍长后他又更名为万，取字通逵，又字东庄，而湖帆一名，则是以后作书画时才署用的。

吴湖帆是宪斋先生吴大澂文孙。吴大澂系晚清大吏，甲午战争的主要指挥者之一，曾历官山、陕、两河、湖、广巡抚。尝受命办理西北边防，因琿春黑顶子久为俄人侵占，于1885年会俄使查勘侵界，援咸丰旧界图立碑五座，并于所建铜柱上自篆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于是侵界复归中国，一时朝野交口称誉。1892年，中日开衅，吴大澂以湖南巡抚之身请缨，旋领兵部尚书衔率湘军出关。1895年与日军战于海城，为日军所败。兵败之初，清廷震怒，欲重办其罪，因得新军袁世凯诸重臣力保，遂置不问。不久便回到了故乡苏州。

吴大澂兄弟共三人，其兄大根原为吴湖帆嫡祖，因吴大澂之子九岁时在大澂广东任上夭折，便过继吴湖帆以承香火。吴湖帆原尚有一弟名翼鸿，可承大根家业。不料翼鸿三岁时惊风而死，于是大根、大澂兄弟共一孙，吴湖帆成为两房的兼桃子。

吴大澂雅好文艺，于鉴赏、诗文、书画皆有深研，而尤以大篆为胜。他为官近二十年，虽视学赈荒，治河巡边，筹屯戎马，足迹未尝一日闲，却仍然编撰了大量

论著。如《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恒轩吉金录》、《恣斋集古录》、《恣斋诗文集》、《十六金符斋印存》等，大都为古文字和书法方面的重要著作，在近现代艺文领域里产生过重大影响。

吴大澂在任时有直声，名士多归之。当日幕府就有王同愈、陆廉夫诸人。退归林下后，一度任龙门书院院长，后又与苏州顾鹤逸结“怡园画社”。“怡园画社”者，以顾鹤逸曾居台州，而“怡”则取“心在台州”之意。于是一时东南俊彦如吴昌硕、金心兰、翁尹若、倪墨耕等均为社友，在苏州形成了一个文士群，皆志深笔长、梗概多气之士。这些，对吴湖帆的成长造就了极为有利的氛围。他童年的艺术摇篮编织得如此精美，条件如此的得天独厚；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人品上受到的熏陶，前辈们的思想和品行在他心灵上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烙印。

“我祖父罢官后十分清贫，过着鬻字画、售古铜器自给的日子。但他甚重名节，从不愿启叩权势者之门的。”后来吴湖帆在回忆吴大澂时经常这么说。长成后的吴湖帆颇具祖上遗风，喜交游，坐客常满，人比之孔北海。朋友困顿不惜倾囊相助，而自己则每甘于淡泊，虽处困窘也不愿受人之施。

在艺事上为吴湖帆念念不忘的先贤是陆廉夫。陆廉夫久居吴大澂幕下为军师，大澂致仕以后又偕游林下，日以诗文书画相酬唱。陆廉夫擅绘花果，于湖帆四五岁起，陆便日课以数帧，边教湖帆看图识字，边手把手地教他在自己的画上印着摹写。吴湖帆以后对门弟子提起这段往事时说：“陆先生这种绘画教导方法并不足为训，但我是受启蒙于他的。他那诲人惟恐不及之意深深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由于他的引导，我在受小学之前，已认识了许多花果之名，并初初解得调笔弄墨之法。使我在书画上的发展，

得到了先飞之助。”

湖帆生母沈静研夫人为川沙名门沈韵初女。沈韵初官至内阁中书，善治经史子籍，又好收藏，是以静研夫人得幼承庭训，诸子百家、琴棋书画皆通，湖帆于未进学前已时时受其濡染。

然而对于书画，吴湖帆似乎还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好。这种语焉难详的天性，虽然迄今未获得科学的索解，但却委实存在。吴湖帆尝自言每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对于作者自称与文学有宿习之缘和描述其在襁褓中已能记字的情景，仿佛有神会之感。他幼年时，对童龄百戏殊无兴趣，唯以仿着家中悬挂的字画东涂西抹或随陆廉夫作画为乐。久而久之，他的卧房里堆满他的杰作。又其生父吴本善（字讷士），喜临池，行草书为当地之冠。湖帆逢其父自课时，常常凝神敛气在一旁静观，久久不觉倦怠，神情一似成人。一日，见与二姐吴惠菁合影的相片，于简中拔笔书其背面：“二姐十岁我八岁。”^②字迹清晰可爱，一门上下见者无不解颐。吴大澂观其所书叹道：“此子他日必有所成。”此际大澂已中风卧床，乃时将湖帆唤至榻前，以平生藏物之名目相授，并细观其悟性。湖帆亦机敏过人，每能举一反三，应对如流。于是大澂谓家人曰：“有嗣如此，死复何恨！”遂将所积聚的财物分而为二，一份给两个待字的女儿，一份授湖帆。因有意要让湖帆承家学，故其所藏字画彝鼎多归湖帆。

吴府从吴湖帆六岁起为其延师发蒙，与其二姐同时受小学。至七岁又将其送入长元和第四高等小学读书。当日课程的安排，无非是传统教育的正规内容；而课余之际，吴湖帆仍处于一种不经意的自我发展状态。由于吴大澂的影响，吴湖帆早年很喜欢钟鼎文和篆书。他家旧藏的一百多件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吴大澂、吴昌硕所作的篆文，吴

湖帆都朦朦胧胧地作过临写。由此而生发出的兴趣，又使他兼喜铁笔，常常仿着吴让之、黄牧甫一路学刻印。数年之后，竟粹然探得徽派正宗。曾自刻学名及字号印数方，虽学校老师及吴府文士见者，亦不能指疵摘漏，是故早年艺事已深获长者期许。

1902年，吴大澂病故。临终除遗嘱编修家谱、分配产业、整理登记家藏文物外，特嘱“为我善视万儿”，盖以吴氏一脉俱系于湖帆一身也。向吴大澂在日，曾多次言及上海近数十年来人文荟萃，概揽江左风流，意属他日当使湖帆游学其地。所以湖帆小学读完后经大澂故人介绍至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大澂于同治初曾寓居上海并掌“萍花社书画会”，其门生故吏及昔受其恩泽者遍布沪壖。今闻其嗣孙来，时有人相视照拂，间或有持钱物馈赠者，故湖帆非仅不至寂寞，而且客囊也较丰裕。

在中国公学就读的一年时日，虽未对湖帆的艺事形成明显的影响，却使他初步熟悉了上海，并由各种关系拜识了一批前辈耆宿。这为他日后定居上海，奠定了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基础。

第二年，中国公学因故迁徙，湖帆中途辍学。正当他谋归苏州时，有一同学欲随前往东瀛经商的亲戚游日本，该同学与湖帆相得甚欢，便力邀他同行，遂欣然东渡，时年一十三岁。

东土日本的文化风情与中国大同小异。唯其地偏重佛教而人民敬畏鬼神。又当地人士多喜下围棋，常于黑白子间赌胜。吴湖帆于闲暇中学得此道，并购置了一批棋谱，以后在中晚年时经常以此与友人和门弟子遣兴。在日本逗留的近三个月期间，有两件事给湖帆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是富士山之游。富士山是东土名胜，高三千七百多米，山顶终年积雪。“江户富士山”是东京古

来著名景色，有“白扇倒悬东海天”之称。

为赶在日出前到达览胜之地，吴湖帆诸人在导游者的指引下夜半起身，在黎明前来到了可见富士全豹的箱根。当第一抹晨曦撕开长夜的宁静，东升的红日喷薄而出的奇景展现时，吴湖帆的心剧烈地颤动起来。对于惯见江南水乡和古老田园的湖帆，眼前的景致，是一幅何等美丽而又雄壮的图画，又似一支绝顶哀艳、苍凉万端的恋歌。啊！风起云飞，雾满山冈，犹如千军万马，奔涌浩荡，又如巨海腾波，浑恣茫茫……吴湖帆出神地凝视着，脸上和眸子里闪耀着兴奋的光彩，似乎顷刻间神游了天地。他为造物者的伟大所陶醉，平地觉得心胸开阔了许多。

这一年，在吴湖帆艺术生涯中是值得纪念的——他开始了山水画的临习。这恐怕与富士山之游不无关系。但在当时，他只是在激动中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许多家藏的山水画名迹。是灵感呢？抑或是神悟？也许都算不上，只能说是一点启示。因为作为绘画艺术感觉和真正的“悟”于他来说毕竟还是很久以后的事。

第二件事是他到日本的两个月以后，有一天有几个日本旧军人来到他旅居的客舍。他们自称于甲午战争期间来过中国，对中国将领吴大澂和邓世昌非常钦佩。他们向湖帆详尽地叙述了吴、邓二人在战事中的情况，特别是在谈到邓世昌的殉国和吴大澂在海城兵败之际要拔剑自刎的情景时，显得十分激动。最后，他们毕恭毕敬地拿出两幅油画送给湖帆。画为吴大澂和邓世昌的肖像，神情毕肖，栩栩如生。从所绘人物动人的神态看，绘者具有极强的造型能力。

关于祖父的故事，湖帆自儿时听到已非一次了。由于甲午战事给中国带来了耻辱，加之龚自珍《渡海将军歌》的讽刺和小说者流的渲染，在一个时期内，社会上对

吴大澂非议颇多。而这一次，给湖帆感受极为深刻。他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所以后来虽历经动乱，这两幅画一直被作为“梅景书屋”的珍贵藏品收存着。直到“文革”爆发，这一海内闻名的斋室人去楼空，这两幅画便不知下落了。

自日本回来后，吴湖帆进了苏州草桥学舍。这所曾由他父亲诒土公主持过的学校位于苏州王府基。因昔年明张士诚曾于此地广营宫室，张兵败后宫室尽被拆除，故又名“王废基”，其地有玉带河萦绕左右，沿河两岸绿柳成阴，每至春夏，氍毹飘拂，风景绝胜；不远处有一龙池禅院，幽雅怡静，向为吴中人士所喜爱。草桥学舍为苏州名学舍，其延请授学者多海内名士，历来造就人才甚众，所以吴中大姓都愿意送子弟就读。以吴湖帆同辈学友计，后来名为天下知者数十人，如江小鹈、江红蕉、范烟桥、叶圣陶、蒋吟秋、王伯祥、顾颉刚、颜文樑、华吟水、陈子清、糜熙鸿、郑逸梅等，或诗文、或小说，或考古、或书画，都是文采郁郁，雄视一时的俊彦。吴湖帆与此诸子皆友善，过从之间，切磋砥砺，游乎诸艺，在同侪中尤其为人瞩目。

当时草桥学舍的国文教师胡石予擅画墨梅，又有崇明人罗树敏授图画课。二人均一时丹青高手。因见湖帆虽为世家子，却不似寻常富儿娇贵，在学业上用力甚勤，所以对他十分器重。尤以罗树敏曾问艺于陆廉夫，因陆与吴府关系的缘故，更是对湖帆着力栽培。这段岁月，是吴湖帆整个艺术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奠基，他从诸多艺事中选择了以绘画为主的发展方向，并在罗、胡二师的引导下，对于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根基。

在吴湖帆的一生里，似乎没有拜过哪一门哪一派的业师，他的成就主要依借于个人努力。但是从幼年起，

他从未间断地受着来自各方面的熏陶——以前吴大澂左右的影响是一个阶段，此际胡石予、罗树敏的培植又是一个阶段，如果再往远一点看，就会发现，直到他成名之后，他周围的艺术气氛一直对他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试看他的朋友哪一个不是艺术家呢？社会成就于人者常如此。认识了这一点，对于吴湖帆以后在艺术上的发展就好理解了。

从童年起，吴湖帆就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身心寄托给一个美丽的梦，随着童年、少年时代的逝去，梦中的景象日益清晰了。

①翼燕一名，郑逸梅先生在《吴湖帆小传》（见《郑逸梅文集》）、《吴湖帆收藏佚事》（见《朵云》第2集）中认为是因吴生于燕北而得，今从其胞姐吴惠菁老太太之说。

②事在1901年，文中所计岁数按江浙记虚龄习惯，下皆同。